

非常女孩



我知道是你

周洁茹 著

戒指对我来说，确实没有什么必要。结婚不重要，即使结过婚，还会分开。婚姻的责任感只会让不再相爱的人痛苦地支持下去，更加痛苦。这是一个同居的时代。

天津人民出版社
TIANJINRENMINCHUBANSHE

我知道是你

周洁茹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知道是你/周洁茹著. - 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00

(非常女孩系列)

ISBN 7-201-03584-3

I. 我… II. 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
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7910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赵明东

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

邮购部电话:27314360

网址:<http://www.tjrm.com.cn>

电子信箱:tjrmchbs@public.tpt.tj.cn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*

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125 印张

字数:150 千字 印数:1-5,000

定价:16.00 元

目 录

[1]	● 红
[29]	● 肖雅与新生活的开始
[43]	● 有点火
[54]	● 小星
[99]	● 夜太黑
[120]	● 文雅
[155]	● 我知道是你
[187]	● 梦露，新年好
[228]	● 独居生活
[244]	● 小说的碎片



红

1. 我到辛庄的时候已近正午，天还在下雨，下得没完没了。下雨不妨碍辛庄的人看我，他们坐在堂厅里，他们坐在楼阁上面，他们隔着水榭，他们看着我，所有的人都在看我。我知道。我的头发在几天前漂染成了酒红色，要头发重新变回黑色，只有等新头发长出来，或者一年以后，染的颜色才会消退。酒红在一片黑色中间显得非常耀眼，我并不想这样，我到辛庄来就是为了不引起注意，但我已经没钱再去把头发做成别的颜色了。现在我身无分文，就像一个随身只带些细软的破落户，可是我连随身带的细软也没有。我的手袋里只装着家常用的几样东西，还有匆忙收掇的几件衣裳，它们是我的嫁妆。

我也没什么行李，对于我来说，哪儿都可以是



我的家。这是一个陌生地方，我初来乍到，不想惊动任何人。

明婆的老脸笑得像红花，就像明婆的房子，桌凳是红色的，灯泡是红色的，明婆的脸也是红色的，我很快就和明婆，和明婆的红颜色们融合在一起了。

明婆在前面楼梯上走，穿着劣布拖鞋，脚后跟露出土红色的老茧子，茧子在起皮，好像要飞起来了。我一阵恶心，把头别过去，不看那脚后跟。

楼梯这么窄。我说。

窄你又不肯摔下来嘛，明婆说。转过脸，给我看恶狠狠的空洞的眼白。

我只觉得那眼白在瞪我，但是一瞬间那眼白就缓和了，还溢出来了几滴水。早点睡嘛。那眼白竟说。

我把自己往床上扔，如果那真的算是一张床的话。我睡过去了。

2. 本来我只是要路经辛庄，但车过辛庄，我的头正伸在车窗的外面，我看见了那个庄的上空浮着一层酒红色的雾，像一把大伞，把整个辛庄都盖在下面了。我看见过很多古怪的村庄，它们中有的一到早晨就腾起乳白的蒸气，有的到了晚上所有的树都会发出声音；还有一个村庄，那儿没有一只虫子，没有蝴蝶，没有蜜蜂，甚至连蚊子和苍蝇也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



只有辛庄，辛庄的上空飘浮着酒红色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它看起来很醒目，只有那一丛颜色，像根柱子那样孤零零地竖着。

卖票的女人冲我笑了一笑，把我放了下去，车子过去很远了，才把扎满枯黄发辫的头伸出来，痴痴笑着冲我喊，辛庄，辛庄，辛庄，辛庄。我迷惑地望着远去的车和车上的卖票女人，直到它们都不见了。然后我开始往辛庄的方向走。

这样，凌晨时分我就看到了辛庄，目测的距离是大概五分钟内我就能到那儿，但我已经走了有两个钟头了，辛庄还在原来的地方，就像我小时候看过的书：一个人在路上看到了一所房子，房子里坐着一个在编织的女人，于是他朝房子走去，但他走了很长很长时间，那房子还在前面，还是那么远。现在我就像书里的人，走啊走啊，真走得没完没了了。

也许真的没有路能进辛庄，也许真的只能远远地看，眼见着它近了，再走却又走出去了，再转身走回头路，它却又在身后头了。辛庄一会儿在前面，一会儿在后面，一会儿在左边，一会儿在右边，我烦透了。

我问过很多站在田地里的人，辛庄？辛庄知道吗？

红米团噉。他们说。红米团好吃噉。他们说。

我又不要问红米团，我问怎么进辛庄。我说。

红米团真的非常好吃噉。他们说。

这时候一个婆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。婆子拽我的手，眼睛像灯笼那样闪着光。辛庄。她说，去辛庄要坐



船破。

然后我就坐在船上了。我对婆子说，我又没钱，我给你打火机和香烟破。婆子不高兴地撇嘴，辛庄半月才有一回船的破。

我知道。我说，但我又不骗你，我真的没钱。然后我就到了辛庄，只几分钟的工夫。

跳，直接跳破。婆子说，没有船埠头的破。

我犹犹豫豫地看着光净的岸，挣扎着跳了出去，船却向水中去了。我脚下一滑，差一点跌进河里。我连忙用手撑，抓了一手烂泥。一条油涎虫从泥里拱出来，不高兴地瞪我，拱着半边身子动，另半个身子已经糊烂了，粘在我的手掌上，滑腻腻的，像鼻涕。船上的婆子手一扬，要向我抓过来。我吃了一惊，她倒把船撑出去老远了，一咧嘴，没声没息地笑了一通。两条油涎虫从她的鼻孔里伸出触角来，探了探，又用力地缩回去了。

我从手袋里拿出最后一包面巾纸，用力地擦，擦不掉似的，好像那条油涎虫的半个身子都钻进我的血管里去了。我站在了辛庄的石板路上，但我很生气，直到我看见了桥。桥就在眼前，还是明代的桥。桥上没有人走，石头缝里长着稀稀落落的草。落雨天，路和桥都显得很干净。

我走过河边，两个婆子蹲在那里涮马桶。她们穿着蓝布对襟罩衫，里面不知道穿的什么，也许什么也没有穿。那件蓝布罩衫，空空落落地荡着，能看见婆子们毕露的骨节。她



们蹲在那里说话。她们的脸长得一模一样，像姊妹。

吃过了啵？

没啵。

就像是花俏的唱腔，哼哼啊啊。两张嘴，一张一合。镂银的扁镯在她们干枯的臂间晃，晃得整支手臂都是银的了。但是脏极了的银就像是没有干透的泥，她们的手臂又变成了泥，摇摇晃晃的泥。

我看见正对着桥的墙壁上嵌着一只腿脚变形的虎，张牙舞爪地贴在墙上。

阿婆，有没有住的地方。我说。

阿吃过了？

唔没。她们说。

我又不要听你们唠唠叨叨。我说，我住哪儿？

两个婆子抬起头来，惊讶地看着我，明婆啵。她们异口同声地说。

3. 我躺着，身子像散了的沙，再也组合不到一起了。我累了，但我只睡了几分钟，很快我就自己醒过来了。我的脑子里像天翻地覆一样，有很多事情在里面冲撞、挤压。我头疼得厉害。

明婆忽然在楼梯口出现，新梳了发髻，插着银荷花板，穿着齐整衣裳，不高兴地说，吃饭啵。我看着明婆。明婆的手里托着茶盘，茶盘里却放着菜碗。我吃惊地看着她，你走



路没有声音的？

快点嘛，我要去吃茶碓。明婆说。

我很生气，我厌恶有人在我不想被打扰的时候打扰我，但我不想说什么，即使我说了，我也知道她们不能完全明白我的意思。于是我只是低头看明婆的脚，还是那双劣布拖鞋，土红的鞋面，像几十年没有洗过一样。茶盘也和鞋一样，绘着云纹，釉光也是土红的。我看见明婆的拇指伸在菜汤里，指甲里的污垢遇见水就掉下来了，飘飘洒洒扬了一碗。

我真不想再看，于是我又躺下来，但我分明看见了房顶上挂着的一匹一匹布头，没有层次地杂乱地挂着，像破落了的人家，显出一片死气。我呼地一下坐了起来。明婆。我说，明婆！

我看见那些布了，你不要把布挂在这里吓人好不好？！

明婆站在楼梯上，很不高兴地说，一个学生，跟你样子差不多的学生住在这里的，踩坏了我的竹床才把布挂上去嘛。

我不管。我说，我要把布拿下来的，吓死人的。

你又要踩坏我的竹床的嘛。

我给你戒指好不好嘛，明婆。我不耐烦地说，右手去拔左手的钻石戒指，那戒指却像生了根一样，动也动不了。我下了狠劲拔，手指节都要拔下来了，戒指还在中指上面。明婆看着，冷冷地说，我又不要你的戒指。



我看了那戒指很久，我要哭出来了。

4. 我闲得发慌，每天早晨我都把辛庄走一遍。辛庄是个小地方，四面环水，不过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把辛庄的角角落落都走过来。每天早晨我都看见一个裁缝铺，每天早晨它都是第一个开门做生意，厅堂当中放着踏板的旧式缝纫机，上面画着蜜蜂，或者蝴蝶，缝纫机发出的声音就像是蜜蜂和蝴蝶发出的声音一样，嗡嗡嗡闷响。裁缝见人就扬起一张老脸跳起来，七八十岁的一个裁缝，跳起来倒像是十七八岁一样。挺着脸，一双黑手上来拽。

做旗袍穿吧。裁缝说，琵琶盘扣，葡萄盘扣，葫芦盘扣……

我退了几步，斜斜地望一眼，走过去了。

5. 我想我要把过去的事情都忘记了。我很想打个电话回去，有一次我甚至拨齐了号码，但我随后就眩晕过去了。我厌恶那个号码。

闲下来我只是把手提打开，看看里面的 Last call 和 All call。我发现上面都是一些陌生的号码，那些号码属于谁，我为什么要打它们，他们为什么要打给我，我都想不起来了。

我只是在辛庄的石板路上走，一路走过去，看酒红雾气中的河、桥，还有那些穿蓝布衣服的婆子们。



男人是春夏季的时装，过了季节就要打折。小媚说。

我知道。我说，但我只要王晓一个男人就够了。

小媚吃吃笑，你是一个傻屌。小媚说。

我们是知识分子。我说，但小媚你的书都白念了，现在你是一个混混。

小媚笑嘻嘻地，站起来婀娜多姿地往淋浴房走，剩下我，坐在蒸气里。透过木头房子的玻璃窗，我看见隔壁坐着一个裸体的黄脸女人，像一条鱼那样喘着粗气，浑身都长满了绿毛。

6. 我想起要穿那身旗袍，酒红色，蝴蝶盘扣，镶珠滚边，绣着龙凤呈祥。小媚和我一起在定海路上逛街时量身做的。

你结婚穿旗袍好了。小媚说，不要穿那种下摆膨胀起来的西式婚纱，你也穿我也穿，穿得颜色都黑灰了，抖抖索索着站在酒店门口出丑。

现在做早了点吧。我犹豫，男朋友都没有的。

你不会再长了。小媚说，现在做又便宜。

裁缝师傅是宁波过来的红帮师傅，眼睛笑起来像月牙儿，一脸的皱纹都挤在一起了，嘶嘶哑哑笑着说，旗袍么，做几件平常穿穿也好。

小媚也做一件。我说。

小媚不屑地翻眼皮，我又不要结婚的。小媚说。



我像往常一样沿着河走，我又看见了那个撑船的婆子。她站在水中央，嘴张得像一个蛋。我气哼哼地走近去，喂！我说。但那婆子眼珠子定定地，哇哇乱叫了一通，转过头就往远处撑去了。

我又不问你算旧账。我喊，但那婆子听都不听。婆子和婆子的船很快就不见了。

穿那么红作死破。一个婆娘追出来打孩子。我看那孩子，穿的明明是秋香色。我气得要晕过去了。

喂喂，你做什么，我又不认识你。我恨恨地说。

我也不认识你破。婆娘居然也恨恨地说，扯着孩子的耳朵回房里，砰的一声把门关牢了。

一切都很奇怪，我穿旗袍也让我招了一顿骂。

7. 我知道那双眼睛在背后看着我，每天都看，我吃饭她也看着，我喝茶她也看着，我坐着翻我的陈旧嫁妆出来她也看着，直到我睡到床上了，她还看着我。我真是烦透了。

我坐在书桌前看书。我只带出来一本书，王晓为我买的惟一的一本书，薄薄一册，看了有三四年了，还没有看完。

……程蝶衣蓦地住嘴，不住喘气，灵魂沸腾，再也说不上甚么。即使自他天灵盖钻一个洞，灌满铁浆，也没这样的滚烫痛楚过。一不小心，一切都完了……

然后我的心思就滑到那双眼睛处去了。



好了好了明婆，你不要再看我了。我仍然背对着她，静静地。那双眼睛马上就受了惊似地逃掉了，没声没息地从楼梯上滚下去。我暗自笑了一笑。

只一会儿，她居然又上来了。

吵死了吵死了。她嗓子也惊得哑掉了，声音轻得只有我听见，楼下面吵死了。

我知道吵死了。我说，但是明婆麻烦你不要再上来了好不好。

她没有再说话，只是叹气，不住地叹气，叹出来的凉气都要吹到我的脖子里来了。我真是要烦死了。

我气恼地转过身，明婆手脚倒快，又快步逃到楼梯下去了。我也奔到楼梯口朝下面看。明婆把灯火都关掉了，楼下面一片黑。明婆明婆。我喊，你到底上来做什么？

明婆把头伸出来装傻，气呼呼地瞪我，我又不要上来的。破。

那你就不要上来好了。我说。

明婆气哼哼地上楼，红布拖鞋重重落在木地板上面，不再像只猫那样跳跃着走路了。你说说清爽破，我上来，我上来破？明婆把整张脸都凑过来了，眼屎凝结在她的眼角，像眼白上长出了几颗痣。明婆气恼，拼命摇晃着脑袋，发髻都凌乱了，眼屎纷纷掉下来，夹进了我的书里。

我气得别过脸去，辛庄的婆子都不诚实，她们都一样，鬼鬼祟祟，说谎话，有事没事都要哇哇乱叫一气。



8. 出门时有些晚了，我开了窗看天，趁着酒红雾气还没有散，急着紧着出门。

很意外，因为裁缝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屋的正当中踩他的旧式缝纫机，裁缝站到门口来了，斜靠着雕花门框远远地看我。

明婆子把东间那房租给你的吧。裁缝开口说。

我懒懒地看了他一眼，打了个哈欠。

欺负你个小姑娘不懂，明婆子那房又不好住。裁缝说。

我在裁缝门前绕了个大弯，准备走开。

做旗袍穿。裁缝说，琵琶盘扣，葡萄盘扣，葫芦盘扣

.....

我停了下来。好了好了，每次你都要说这句话，我只要蝴蝶盘扣，就像我身上的这件。我说。

裁缝脸上露出痛苦极了的表情，好一会儿才说，我做过的比这件好多了。

那你做只盘香纽出来看看。我说。

啧啧。裁缝笑起来，像只老羊那样瘪着嘴，你个小姑娘也知道盘香纽。他抖抖索索摸出把镊子和一堆破布条，绕来绕去，绕出了一只如意。

我缓缓向裁缝走过去，一脸笑盈盈，拿起那只如意看。裁缝却一把抓牢我的旗袍，掀起个角看，每个人都看见旗袍底子里的折缝处，针线都缝出个喜字来了。我气恼地拨裁缝



的手，再看他眼泪鼻涕糊在一起的老脸，心就软了。一个老头儿，与他计较什么。

咦？怎么绣了喜字。我定定神，平心静气地说。

裁缝气极了的样子。这是嫁衣，你也穿出来了！

我大笑，现在还有什么嫁衣不嫁衣的，不都一样了？

直到回了房，我要哭一场。我怎么会不知道是嫁衣呢，还装疯卖傻说，咦？怎么绣了喜字。

9. 明婆在梳头，把黑绒头绳结在发梢上也编进辫子里，我靠在围栏上偷偷看了会儿，很想学会怎么把头绳编进辫子里。

明婆的嘴里咕咕啫啫，辫髻拆了盘，盘了拆，来回折腾了几十回。明婆倒一直定定心心，旁边看的人却要烦死了。我知道明婆在作弄我。

明婆啫咕。

人说世上黄连苦，我比黄连苦万千。满以为四年同窗遇知音，谁知晓，痴情一片在梦里。雷声隆隆夜凄凄，睁眼难分天和地，风刀霜剑严相逼，苍天啊，你为何偏偏将弱女欺。

明婆你很苦哦。我说。

明婆恨恨地瞪我，没有说话，把门洞开，径直走出去了。明婆走得飞快，好像脚都不要沾地的，飞起来了，拐个弯儿，影子都没有了。我吃了一惊，赶忙跟出门去。我一直



想知道明婆每天去吃的什么茶，这吃茶有那么重要吗，一个婆子，也要梳梳头，换一件干净衣裳？

我跟在明婆后面，我发现原来辛庄里有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到过，那些拐弯抹角的地方，要到天黑了，它们才出现。我知道明婆在作弄我。有很多次我的头撞到了硬墙上，我的脚陷在了泥沟里，然后我就明明白白地听见明婆嘶嘶的笑声，笑了一通，又往前面去了。我认为明婆如果不是一只老狐狸变的，就是一把没有修炼好的琵琶精，修行浅的精怪，才会长得那么老那么丑。

我的脚很快就红肿起来了。我后悔我穿着高跟鞋，高跟鞋是交际花穿的，她们从来也不需要移动，除了吃饭和睡觉，除了和男人们周旋，她们不需要再干点什么，她们在木地板和草丛上走几步，又躺倒在充满了男人的床上去了。我想起了小媚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时时想起我最要好的女朋友小媚。小媚就是一朵交际花，最初还有羞耻，直到那些招来的蜂引来的蝶把她的羞耻都舔光，到最后小媚坐在那儿动也懒得动了，脂肪堆集在小媚的身体里，变得像石头那么硬，小媚就变成了一只硕大的梨。

明婆很快就不见了，我只看见一个露天的戏台，面朝着河，陈旧布景被风和水刮得丝丝缕缕，只有上面画的水纹还像是真的，仔细再看，原来真是河里的水纹映到了布景上。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了。

我站在戏台的后面，看见一个艳装的女戏子，穿的却不